



殷墟博物馆新馆
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 摄

考古之变： 从广州出发叩问“何以中国”

“如果要追溯殷墟科学考古的起点，目光需先向南投向千里外的广州。”又逢岭南雨季，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、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际根看向窗外，绿树摇曳。百年前的东山柏园，应历经过同样的雨疏风骤。

1928年10月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东山柏园成立。还在该所筹备阶段，负责人傅斯年即致函身在河南的中山大学副教授董作宾，委托他开展安阳殷墟的初步发掘工作。同年10月，董作宾在安阳进行试发掘，不仅发现少量甲骨及其他器物，还摸清了若干文物埋藏地点等重要信息。仅两个月后，史语所又增派被后世称作“中国考古学之父”的李济前往殷墟，全面主持系统性科学发掘。以广州柏园史语所始创地为“发令处”，中国现代考古学从殷墟发轫。

回望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历程，唐际根指出，从最早的董作宾发掘甲骨，到李济的水平分层法，再到梁思永的自然层（文化层）发掘法，殷墟考古方法不断走向科学化。如今，精细化、保护性发掘已成为共识。“摀住发掘的冲动，要意识到每一铲都是在消耗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。文物不只包含可移动的出土器物，遗址本身、文物位置和彼此间的空间关系，这些都是需要重视的文物。”

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、殷墟博物馆执行副馆长何毓灵说，2026年是殷墟考古迈向百年的关键之年。“我们秉持‘以最小发掘面积获取最大考古信息’的理念开展殷墟精细化考古工作，近年来取得了系列突破。王陵区环壕及其祭祀坑、宫殿宗庙区大型池苑，特别是洹河北岸道路网络的发现，为研究商代都城的宏阔布局提供了关键实证。”

相较考古理念的变化，考古技术的迭代更具象可感。

土生土长的小屯村人何凯，15年前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的一名考古技师。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，迎头赶上殷墟考古向数字化、智能化转型，成了这段技术变革的亲历者。

“传统的田野绘图主要依靠现场测量和手绘，费时费力，绘图精度也难以保证。现在有了三维建模技术，我们只需要现场对遗迹进行图像信息采集，无论是效率还是精确度都得到大幅提升。”何凯说，近二十年科技手段的发展速度远超预期，尤其是AI技术逐步融入考古工作之后，殷墟的研究与活化，迎来了全新可能性。

技术在迭代，但人和殷墟之间的情愫，三代人“三生三世”绵延不绝。

何凯说，他小时候的玩具就是洛阳铲、罗盘、水平仪，“冥冥中注定和殷墟有解不开的缘分。”他的祖父何振荣，是参加辉县考古、妇好墓和殷墟发掘的主要技工之一，父亲也在考古一线坚守了三十多年，常年负责墓葬、车马坑、甲骨窖穴的清理。父辈们时常感慨，当年要拍一张完整的探方照片，得爬上七八米高的人字梯，画面总带着不同程度的倾斜。而现在，只需要一台无人机升空，整片探方的全貌就能被完整清晰地记录下来。

“高科技在考古领域应用的深度、广度，是以前远远达不到的。当科技抵达前人未至之境，考古所见，便是前人未见之中国。”何毓灵说。

“殷墟我向往已久，这次来是想更深层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，古为今用，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。”

在安阳殷墟博物馆的展厅里，循环播放着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10月28日考察安阳殷墟遗址时的新闻影像。总书记的这段话，让前来参观的游客深受启迪。

殷墟是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、持续时间最长、揭露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，位列“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”之首。

三千年前，这里是“大邑商”，天下之中的王都；近百年前，考古号令从广州发出，唤醒这片黄土下的伟大王朝；二十年前的2006年7月13日，殷墟被正式列入《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》，成为全人类的文明坐标。

隼岁月以文明。从甲骨文的破译再到妇好墓的发现，从考古精细化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，这片洹水之畔的土地，让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又焕发出新的光彩。



亚长牛尊（藏于殷墟博物馆）

文明『又日新』：从中国现代考古『发令处』启程，羊城晚报记者北上寻迹殷墟申遗成功二十周年记

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梁善因 何文涛 统筹 邓琼

殷墟之变：正本清源再现“大邑商”

望，殷墟遗址乃至整个商文明的呈现展示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2024年2月26日，洹河之畔，以大国重器“鼎”为设计意象的殷墟博物馆拔地而起。殷墟博物馆党总支部书记、常务副馆长赵清荣介绍，和老馆按文物器类划分展厅的“珍宝展”模式不同，新馆重构了展陈叙事逻辑——这是国内首次以断代史的形式完整讲述商王朝历史，清晰勾勒出整个商朝的历史发展脉络，把城市文明、礼乐文明、青铜文明、文字文明等核心文明要素讲深讲透。

新馆采用成组、成套、成墓葬的方式来组合展陈，兼具内容系统性与视觉冲击力。三楼展出的“长从何来——殷墟花园庄东地亚长墓专题展”“子何人哉”等个案展览，用文物还原出将军亚长、“殷墟小王子”等历史人物的鲜活生活面貌。观众路过文创店，可以看到“亚长兵器库”毛绒玩具、“小王子请假条”冰箱贴等创意周边，逛饿了还能吃口“甲骨文”，满载幸福感而归。

新馆里的各类“黑科技”同样亮眼。全馆设置了40多个科技展项：拥有“又见大邑商”沉浸式数字展厅；和腾

为报道殷墟申遗成功二十年，记者一行赶赴千里之外的河南安阳。未曾想，这片被中国当代考古人视为圣地的殷墟遗址，远离岭南，却处处皆有岭南。1928年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东山柏园成立，成立时的首个重大学术规划，便是启动殷墟发掘：投命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的河南人董作宾，在安阳落下中国现代科学考古的第一铲。殷墟现代考古的百年历史，竟是从广州“发令”。

初见今日的殷墟博物馆新馆，记者便



妇好鸮尊（藏于河南省博物院）



殷墟出土的刻辞甲骨 钟振彬 摄



1928年，殷墟第一次发掘，董作宾（右）及李春昱（左）在测量绘图
资料图片

讯合作的“探元计划”让甲骨文可以被清晰放大、轻松读懂；打造“甲骨文奇遇记”VR项目，把“子”的狩猎等生活场景完整复原；而在“伟大的商文明”序厅，用数字化将国内不同商代遗址的20多件珍贵文物“放”在一起，让观众看懂商文明的广阔分布与联动脉络。

今年不仅是殷墟申遗成功二十周年，也是著名的妇好墓考古发掘五十周年，殷墟博物馆正紧锣密鼓筹备妇好的专题特展。唐际根向记者透露，他精心打磨七年的妇好墓考古AI短剧也将在今年8月正式推出。他认为，考古的完整链条包含发现、发掘、整理、研究、保护和应用六个环节，“过去二十多年，我专注于前五个环节的工作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想像诸葛亮借东风一样，借广东的‘南风’——高新技术、学科配备以及人口资源，打通最后一个环节。”

唐际根还有一个“终极梦想”，以遗址公园的形式，将殷墟的价值“嵌入”遗址整体布局中。“让今天的人们能够走进遗址的道路、水渠、宫殿、作坊、居民点等，感受商朝贵族住着四合院，但与平民一样过着吃小米而非白面的生活。”

被这座建筑的气质所震撼。它没有张扬的造型，没有繁复的装饰，而是以克制厚重的形制、贴合商文明的细节，稳稳落在洹河之畔。这是安阳首个采用国际公开招标遴选方案的 cultural 项目，最终胜出的是来自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何镜堂院士团队。

连日里，记者走访殷墟博物馆、宫殿宗庙区、王陵区、小屯村等地。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，受访者不约而同地传递出同一个信息——整个殷墟近百年考古发掘，广东学人的身影从未缺席。

广东新会人梁思永、恩平人胡谦盈、佛

观念之变：殷墟是大家的、是国家的

在殷墟博物馆新馆三层平台向洹河对岸望去，能看见不远处的小屯村轮廓。

还在殷墟考古队时，唐际根总爱在子夜时分去小屯附近散步。此时游人散尽、灯熄影灭，周遭的黄土遗迹褪去白日喧闹。“恍惚间，商王朝从地下‘苏醒’。武丁和妇好并肩而行，贞人在占卜，士兵在操练，祭祀如期举行……宫殿区外，两纵三横的道路上马车奔驰。密集的邑聚间，行人你来我往。不远处，西北流向东南的人工水渠南岸，铸铜作坊火花飞溅……”

小屯村偏东有一幢二层民房，外观与豫北众多民房无异。门上挂着古文字学家王宇信手书的“殷墟甲骨出土史馆”牌匾，却无声昭示屋内别有洞天。

“当年，鼎鼎有名的考古学者董作宾就住在我家。这里曾是考古队的‘工作站’，迄今为止殷墟出土甲骨数量最多的YH127坑，也是在我家菜地里发现的。”现年69岁的小屯村村民张四平将记者领进屋，迎面墙上就挂着1928年殷墟第一次发掘前会议后的合影——他的祖父张学猷头戴瓜皮帽，与董作宾、郭宝钧等中国第一代考古学人站在一起。

张四平回忆，张学猷当年是小屯村、花园庄村等周边7个村的村长，曾协助考古队招募工人、保障后勤。“祖父会带我父亲到发掘地附近，让父亲看看有没有生面孔。”父亲也常将一句话挂在嘴边，“殷墟不是你家的、我家的，而是大家的、是国家的。”

事实上，民众对于殷墟的保护意识，

经历了明显的转变过程。

在1928年安阳殷墟正式发掘之前，李济在《安阳》一书中提到，“在安阳收集的资料使董作宾相信，小屯及其附近村庄的人至少有九次挖掘‘字骨头’（当地方言）。这种活动开始于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。”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随着妇好墓、亚长墓、甲骨坑、洹北商城等殷墟遗址考古发掘核心成果的面世，一代代安阳人见证着商王朝的神秘面纱被层层揭开，也不断加深对这偌大一片遗址的呵护、爱惜。

到了2021年10月1日，《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条例（修订）》正式施行，从明确保护区内禁止行为、加强日常管护、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等方面，为殷墟的长期保护提供了立法层面的强力支撑。

如今，安阳人已不满足于朴素的保护，而是开始主动传承殷商文化价值。

记者乘坐出租车时，发现本地口音的司机很自然地就会给乘客讲司母戊鼎、妇好、亚长的故事，仿佛在唠家常。李晓阳告诉记者，安阳市政府专门为全市司机群体，组织了殷墟博物馆免费参观、聆听专业讲解等活动。由张家院子改造而成的“殷墟甲骨文出土史馆”里，张四平的儿子、“90后”张栋梁开展公益研学，向四方来客讲述小屯村与殷墟的故事。

了解到当年的董作宾先生是受史语所委派，来自遥远的广州东山柏园，张栋梁激动不已：“明年我要去广州，看看殷墟考古发掘的起点，也将安阳的故事带去广州。”

城市之变：为一处遗产奔赴一座城

七月的中原大地骄阳似火，安阳殷墟博物馆里游人如织。

2026年7月9日，殷墟博物馆迎来第500万名游客。博物馆一楼大厅的背景板上跳出“五百万”的甲骨文字样，来自北京的幸运游客周皓拿着纪念品合影。新馆开门迎客仅两年多，500万游客、超亿元营收……这些实实在在的數字，直观印证了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分量和魅力。

“新馆的落成，带来的远不止一座文化建筑。”赵清荣说，馆舍周边环境经过精心整治，曾经是成片茂密的树林，如今变成了开阔敞亮的公共空间，天晴时视野舒展，更是心旷神怡，周边居民仿佛住在公园里。

随着殷墟申遗成功，越来越多游客“为一处世界文化遗产，奔赴一座城”。安阳东站旅客候车区的青铜器仿制品、街巷路牌的甲骨文字体、路面井盖的兽面纹图案……商文明的“伟大”，顺着城市脉络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有游客在留言板写下“鲁迅笔下最美的是三味书屋，朱自清笔下最美的是父亲的背影，而我最美的在殷墟博物馆的此时此刻”。还有游客为了殷墟博物馆“二刷”安阳，“新博物馆更宽敞了，文物数量很多，展厅更有设计感了。”

目前，殷墟博物馆与殷墟宫殿宗庙区、王陵区、殷墟考古文旅小镇共同构成了“一馆两区一镇”体系。考古文旅小镇依托考古科学馆，打造集考古科研、文化创意、旅游服务等于一体的国际考古旅游先行区。正值暑假，考古文旅小镇上游客络绎不绝。旁边的居民楼下，大排档、水果摊、广场舞随处可见，有烟火气，但不拥挤。

冈人刘一曼、广州人郑若葵……百载岁月里，一代代岭南学者北上安阳，将毕生心血洒在这片黄土地上。还有远在岭南的容德与饶宗颐，两位岭南学人以渊博素养，研究青铜器、甲骨文多年，成果卓著。从田野到书斋，从河南到岭南，商文明的拼图正是在代际学人的接力中，趋于完整。

我们的采访中，考古技师何凯还提及了刘一曼先生，语气里满是敬意。86岁高龄的刘先生如今身在北京，笔耕不辍，不时通过邮寄手稿、图纸等材料，委托考古站的年轻考古人帮忙整理修改。“她还常回到安

阳工作站，和我们一起拍摄甲骨、整理资料，这种踏实钻研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。”

李晓阳局长告诉记者，目前正在计划筹建中国考古史博物馆，其中的故事便从广东与殷墟的历史联结讲起。从傅斯年、李济在广州点燃的那簇现代学术火种，到梁思永、胡谦盈等人在殷墟的多年坚守，从容德、饶宗颐在岭南书斋的皓首穷经，到何镜堂团队为殷墟筑起的这座“鼎”，山高水远，文脉相连。

相信在未来，殷墟与岭南，会继续彼此照见。